

皇

明

史

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起

黔寧沐昭靖王

王名英定遠人不詳然自出或曰高皇外孫

上起兵收之溫爽有姿槩與李岐陽等俱從國基名

文英數從征伐入侍帝晝夜勤勵目無片視上

重中宮尤愛之年十八入以帳前都尉從守鎮江轉

揮使洪武元年從下福建擒陳友定拔闖六十八塞

馮谷保爲製姓沐而單名曰英字文英一日原姓李後

李爾李母朱我朱單曰木以征雲南出鎮建寧三郡

日南方大地當克不當生乃定曰沐

命大都督府事四年進討知九子寨討西有事先更制
而後開十年副寧河王徑百營襲其河哈烏思謀羅兵
至昆崙戰數千里俘三十萬寧河王道卒卽代將還
京師封西下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券十一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
番及耳番酋入平定萬雜畜二十餘萬十三年脫
火赤愛里進寇涼州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
賀蘭步進沙七營來至其境分兵四翼薄穹廬大破之
獲赤愛里其全部十四年與徐大將異道出古北口
克灰山會寧漢臚朔河獲知院李宣尋副賴川侯傅友

德率師三十萬征雲南由辰沅遵陸路出羅鬼攻普定
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下之
梁王遣其將達里麻駐兵曲靖拒守謀于友德曰雲南
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勞頓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
到彼必懈情我若兼程以進出不意掩其未備此批亢
擣虛之術也曲靖一破餘皆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
大霧進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霧歛江濶僅一里許其淺
處可涉也虜見大驚或請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
然疲甚及我半渡來擊勝未可必也乃陽整衆鳴鼓若
將濟者賊悉擁精銳拒水上王別遣一軍滌流暗渡循

山出其陣後吹銅角張聲勢仍于山林巖谷間樹旗幟
爲疑兵達里麻驚懼急撤後軍禦之水上軍覺之心動
而陣亂王于是拔刀覺兵以濟士有猛而善泅者數百
人皆蒙盾直渡以長刀仰斫所當皆靡我軍得登者人
百其勇彼軍退數里結陣而待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蹀
血震蕩多縱鐵騎橫貫而躡之賊大潰生縛達里麻佺
屍百里梁王聞敗走死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
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王與永昌侯藍玉攻之
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
山襲其背質明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踰破伏

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不沈月雲南郡邑悉平分
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四月回軍與友德會滇
池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合兵分道攻下之立烏
撒畢節二衛而夷兵叛者復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
王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諸失守者
尋 召永昌潁川二侯還潁川進封公王留鎮三歲間
平廣南蠻誅浪穹鶴慶劍川遁寇特磨遁去二十一年
百夷思倫發等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選卒二萬對曼
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
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圍

象皆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楯挾大竹爲筒于兩旁筒
置短鎗十餘以標我王多置火銃神箭于前分三行卷
差而陣度象且近前行之銃箭齊發未退二行者繼之
第三行又繼之自立馬高岡觀戰馬鼓領中軍審正居
左湯昭居右昔刺亦百夷之勇人也殊死鬪左隊小邦
王怒令馳取隊將首隊將望見擁士卒齊入諸軍並奮
聲震天地象驚却走王乘之賊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
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賊帥皆伏殪象
背羣豎震聲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東川蠻叛據
烏路山遣審正討平之并破降叛首阿資入朝賜宴

奉大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彩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歸鉞復大破阿資以兵威折脅八百圍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王留鎖之明年 孝慈皇后崩哭幾絕及是二十五年四月 皇太子薨哭失聲嘔血六月十七日方坐堂皇理事中風卒年四十八訃聞 上慟哭 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諡曰昭靖王沉毅有志量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鎮雲南事事修舉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辦方物以定其貢稅視民教以均其力役疎節目以寧便其人嘗從容詢一儒生欲觀書勅

讀大學衍義欣然取而紬繹益以通鑑綱目不三二年
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又于壁間大書周子太極
圖說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
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擇民間之俊
秀及土官子弟皆令人學肄業使如禮義自往釋菜設
食給衣曰首善之地風化攸關不可後也嘗得太極圖
善本并白鹿洞規石刻置文廟平居無所嗜惟有馬
癖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耳猶愛其神
駿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立
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蓄息甚富良者屢

以克貢餘勳征討分給將校勇敢善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後雲南父老與蠻夷土官願卽府城立廟以闡報可及追王三代妻馮繼耿俱追封王夫人五子春晟昇景斯景蚤卒三子遞鎮雲南而少子斯尚 太宗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終

春字

春字景泰生未幾失母鞠于外祖氏長歸就學洪武己未年十七從父征西番明年從征亦集乃又明年從征雲南皆有功還京師遂掌禁旅雲南旣平又從父鎮守機務煩密應奏者必以將命一歲之內馳驛再三所報

悉稱旨十八年秋僉後軍都督事例從試職 上曰是
兒我家人非他比昇實授冬錄囚烈山奏釋數百人許
州民告那海等搆逆往勘得實白其誣宥數百人從宋
公出沙漠降納哈出藥送入京父薨奔喪奉柩還葬盡
禮襲爵仍鎮雲南大修屯政命都督何福討降羅雄法
東瞿能平弄山諸酋二十七年越雋買哈刺連西番衆
邊出沒北勝浪渠州遣百戶蘭宗賢勦平之立瀾滄衛
鎮禦阿資叛服無常討之謀曰此遠寇恃險阻及土酋
皆姻婭得展轉亡匿今悉調從征俾不能通多置營堡
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分道逼之二十八年兵

至赤高果獲阿資并誅同惡二百四十一人衆皆欽服
寧遠州古爲十七城門接壤交趾酋刀拜爛負固討降
之隨所至皆捷麓川宣慰思倫發酒爲其屬刀幹孟
所逐來歸求援挾與入朝而受 宸筭率勁卒八千銜
枚倍道大破誅其魁餘盡釋之思倫發始得歸加征虜
前將軍總川貴雲南兵欲盡平其地洪武三十一年九
月得疾卒年三十六謚惠襄在鎮七載開田三十萬五
千餘畝民爲立祠無子弟展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怒而質穎敏善讀書 高皇甚愛
之授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嗣侯代鎮雲南時岷王國其

地與晟交惡 文皇胎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且其父
佐命開疆之臣毋深責吾當召晟別加訓飭然卒徙王
于楚晟居守自如初 建文皇帝自焚 文皇意其由
地道出或言匿晟所久之調察無狀乃免麓川宣慰使
爲諸蠻所逐擅其地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
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及五長官司歲征貢賦又于潞江
之西置騰衝千戶所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來犯發兵
逆擊自特後走之獲其帥永樂四年安南篡奪討之晟
爲征夷左副將軍率兵由棠自以入前鋒奪關隘賊散
走造舟濟師分遣所部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

江與新城侯張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
平之賊皆遠遁追擒獲無遺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
石世襲 賜宴御製詩褒美之 仁宗立加太傅宣德
元年安南再反會柳升進討升敗死晟兵亦退廷臣劾
晟 上封章示之正統初蠻寇遞發遣第都督昂討平
之三年麓川擾邊率兵討之都督方政戰死瘴厲軍不
能進還鎮至楚雄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滇人恒服屐
父子威信尊事之無異人主片紙下土莫其威儀交迎
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多置庄田三百六十曰吾日食
其一足矣子斌嗣尚幼不能將第昂以都督同知代鎮

復討麓川不利王驥兵合始平之陞左都督卒贈定邊伯謚武襄

斌字文輝初名儼字可觀寬厚謙恭好讀書有文武才略父忠敬王鎮滇四十餘年侍母程祖母耿居金陵曲盡孝道內外整整無間言父薨奔喪庚申襲爵居京師叔父昂代鎮乙丑昂卒受命往鎮 陞辭賜今名緬甸執恩任發將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奪促兵迎却之斬首以獻遣主事何瞻勞賜丁卯思機發復據孟養爲患朝廷大發兵以尚書王驥總兵官聚來討奉勅轉輸接濟大軍并爲後拒得不乏貴州苗叛攻圍城邑日此滇

南襟喉地勢不可緩視輕騎倍道救之賊皆解散水西蠻攻畢節又諭降之景泰初卒年五十四謚榮康子琮

嗣

琮字廷芳號益菴又號東山居士未辟而孤母梅氏鞠之從兄璘以右都督代鎮璘有文武才且友愛教以詩書八歲通經書大義未幾璘卒第瓚以都督同知代琮冠帶優給食祿之半與縉紳學士游性行老成兼美詞翰成化乙酉入朝嗣爵丙戌往鄭府主喪丁亥還鎮雲南瓚仍協理勤于爲政事無壅滯公退儼然冠帶守禮法不妄言笑時謁孔廟勸講課士治水利廣屯田兵

食充足邊夷餽費一無所受反勢之與以酒食遠近咸
悅疆宇宴然威德遠被諸夷賓服真滇南一時太平之
盛也甲午安南假道窺伺拒不許因侵老撾啓釁大飭
兵奏聞請討之安南懼謝罪乃得赦尋甸廣西二府土
官互相賊殺擒其倡亂者奏革去銓流官治之其地以
安諸處竊發者授成筭皆討平之壬寅偕都御史程琮
往撫孟密有請用兵上方略者斥曰向來用兵騷害半
天下寧受無功之名窮兵黷武以希尺寸義不敢出人
皆聽之癸卯討叛酋師五擒之加太子太傅南窩賊莽
丘拒命生擒正法在鎮安靜清潔孜孜誦讀陰陽卜筮

無不精究善草書歌詩樂府瑰麗可觀馭下寬簡尤戒
盈滿嗣公凡三十二年景泰庚午卒年四十七贈太師
諡武僖從孫崑嗣

瓚字廷器父 南錦天千戶瓚承蔭天順戊寅入朝會
凡總兵都督璘卒于黔陞都督同知代鎮祿谷寨叛討
平之宥賊阿賽與土官邁仲攜兵諭解復關又討破之
壬午麓川餘孽思卜法侵奪孟木諸夷土地請于朝會
勦賊懼納款成化二年黔公年長來鎮命瓚協贊四年
克副總兵移鎮金齒辛丑疾卒年四十三 賜祭葬子

誠

崑字元中瓚之孫也父誠右叅將嗣守金齒崑生九月而孤武倍卒無子立爲嗣沐氏公爵得于忠敬而昂其第也崑派自昂又武倍從孫廷議欲從昭靖初封西平侯爵下雲南守臣議謂百餘年來南人習知黔公一旦改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生變 孝廟從之嗣公仍佩征南將軍印鎮之小心慎事守法制體人情所部清靜益治兵庚申勦龜山等處蠻寇辛酉撫諭孟養復村寨十三處壬戌合貴州討平普安賊正德丁卯師宗州扇亂次第平之再益歲祿百石丙子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在鎮二十一年己卯卒年三十八贈太師諡

莊襄崑凝重喜愠不形于色通六經子史談娓娓死如宿儒賦詩答啟手筆甚快日延儒士論文義教子弟隨文武各習所長平居矜厲勤于政理說者謂有忠敏之風而學問過之子紹勳嗣公十六年卒子朝輔嗣十一年卒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相繼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于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坐落虐削爵以子昌祿嗣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幽于南京之故第死沐氏久鎮雲南擬于親王督撫大臣謁沐氏皆及門下車藩臬以下遠巡爲讓天下久平籍紳士抑貶之萬曆中

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嘗其輿人交訟于朝
中朝之士不能無多求沐氏明旨屢切責未幾革其鎮
守子啟以都督僉事代父子又交惡昌祚出遊于外所
至梵院皆有題額久之啟死昌祚復鎮天啟三年卒孫
啟元嗣鎮沐氏既世鎮其卒也皆還葬南都之外娶也
必于南北公侯家南中故有府府中用闈其始鎮 太
祖使闈監焉後仍不改

宋國馮公

公名勝初名罔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先世由泗徙光州再徙定遠父文質三子長曰罔用季曰勝皆號勇饒智略相與講讀兵書射百步外命中罔用貌郁雅勝長軀偉而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起兄弟聚眾立砦自固高皇略地至抄山罔用儒服來謁上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罔用曰有德昌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幸而近我其帥懦不任兵急擊取之可以強強則基定然後命將出師掃羣寇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拯水火可以昌上

大悅曰此吾心也歸若扶其第拔衆俱來 上見勝尤
愛異之引其兄弟爲心膂事寄常李善長亞而皆善戰
典親軍諸忠勇知計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三汜河
之役國用手獲其帥從 上渡江破擒陳也先赦之與
盟插血而啣國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行刺不克走爲
下所殺姪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蠻子海牙分水陸相
情國用從破海牙及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驍勇
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撰甲侍帳中 上寢息
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卽以屬國用勝將之攻金陵
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因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

俱進大元帥國用以忠謹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
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
哭之勸賜塋江寧贈鄂國公子誠尚幼勝代爲都指揮
使陳友諒逼龍灣 上禦之大戰石灰山勝率宿衛直
擄其中堅大破之再從拔江州及解安豐之圍走元將
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合兵下淮東勝獨圍高郵爲
所給失兵千人 上召而捷之徒步至軍怒甚勒軍一
鼓下之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
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立
皇太子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

兵取樂安別部兵滂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拔潼關守之復西下華州旋師謁上于汴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從大將軍下山西踰太行取澤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于絳州獲之制詔右副將軍居遇春下湯和次之楊璟又次之渡河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兵逼臨洮降之還從大將軍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又五十餘日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外過虜內填撫關陝所寄甚重而弁髦之

何故勝頓首請死 上以功高弗問至定賞頗列其辜
金幣減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
搆定西大破王保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畧陽擒
其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
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征哨極于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
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詒謂勝兄弟親同骨肉
痛切支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
瓜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 所稱揚甚至 賜文綺
帛八十四匹明年按陝西又明年大發兵以征西將軍率

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兵至
蘭州遣傳將軍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
肅進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岐
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
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得失相當獨
公以捷聞而有言其匿虜棄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
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
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禧妃夫人何氏卒于
京 上賜璽書慰籍葬畢復之鎮董建 周王官府大
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左副將軍練兵河南待

發勅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封地就語都指
揮馬兒宜慎防刺客未逾月又勅曰天象屢見不可不
警秦晉二王還京宜選精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
都指揮守城卽都指揮迎宋國公守官兵三之一迎餘
悉城守慎毋忽時徐李二公皆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
大衆金山數窺伺遼東爲患十八年拜公征虜大將軍
友德藍玉圖右副將軍步騎二十萬備之諸公僕皆從
以星變召還京十九年冬諭出師二十年春北伐復遣
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圖璽書諭降公等至通
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藍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

平章朵來大獲士馬遂悉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
城進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
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
至軍獻馬因以覘我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
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
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赤不往勝大軍直前逼之納哈
出度不敵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
哈出覘知明兵盛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
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

所携酌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酌玉玉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皆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受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諭

再三折弓矢擲地來降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
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盡將其衆南行以濮英
三千騎爲殿道中又獲棄車四萬餘輛殘軍二萬餘人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
曲金幣無筭命勝凡降者隨水草便處安插方班師裨
將有盜胡酋馬者斬之以徇然自所掠者甚多至使闌
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纔二日
強娶其女大失降夷心又盡驅而南益恨逃山谷邀我
濮將軍因此陷沒鄭公茂械至京亦自陳所以搏納哈
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勅責至再收大將軍印還京命

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
寘龍州二十一年領東昌諸胡兵征雲南胡兵中道叛
是冬鎮永寧撫安胡兵二十三年詔還鄉明年來朝命
琛軍山西屯種大同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勲臣望
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噶縣官
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二十七年諭
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
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
人違令聞朕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固有功且聯姻

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

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二十八年暴卒

勝家居億

僕倚勢橫徧稅輜重乘收勝獲稻打場壅廩墻下碾味

磚其上取共有鞋駘聲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為泰

因用妻家也勝一日為酒召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皿與

樊父戲而令瘞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

走訟于上樊父亦訟勝言其居家所為若曰公為偏

場下壘兵器上子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將時勇悍善戰及為大將軍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

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

子誠雲南戰功官左都督

弁州外史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

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噏始而
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掩諫廢
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朱史氏曰功臣非謀逆而受禍者其根必有所自起宋
公之失在于不奉命擅歸而多欲次之西陲初下反側
未安任寄何如而可以輕委夫以中山王布衣兄弟功
業蓋天凜凜不失尺寸宋公親奉行間不能則效敢以
意自爲出入寧止桀驁而已金山之役詔戒至三終不
能率要之非大將材 聖祖以二王旣逝特以勇畧不
得已用之又次及于涼公皆不克終蓋以悍將事嚴主

理勢固然無足恠者顧其功遠在甌寧上甌寧智人也
亦福人也宋公智既不長福又遠謝寂寂至今不聞一
綫一酬之報吾是以憐之叙其功列于六王之次

頴國傅公

公名友德宿州人徙碭山號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兵亂從李喜喜破山東燒上都宮闕李敗歸明玉珍又從陳友諒皆不能用高皇伐江州謁見小姑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操輕舫深入身被數鎗手殺數百人微涇江口大戰友諒死第功最復從上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率萬人一鼓而登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大將軍下廬州西取夷陵

諸郡縣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破
張兵下馬驢港獲戰艘千大破竹貞于安豐上方蹙
張士誠命公守彭城王保保遣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
駐陵子村公度兵寡不敵調其散掠率步騎二千自呂
梁渡直趨擊之驍將韓乙出戰單騎刺墜馬遂敗之度
賊益兵且復至歸而陣于野臥槍開城門以待李二果
盛兵至鼓之士騰搏賊大敗之縛李二以獻上悅進
江淮行省叅政召入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
書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携音伎一部就飲冰等裸而酣
上怒皆黥之諭公曰若撰甲冑出百死一歡之固當而

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
諸軍可授先鋒當一面復 召諭曰昔漢高與項羽爭
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兵自山東始汝其勉之從破沂
州斬王宣下青州連收山東河南進克元都精騎偵邏
古北諸隘從定中山真定進兵太原王保保來援兵未
交萬騎突出壓營而陣公帥死士五百衝却之因合謀
夜掩其營王保保棄軍走復敗賀宗哲于石州逐竹貞
至宣府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逼臨洮降李思
齊大將軍圍慶陽公以驍騎扼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

功最多洪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移
兵伐蜀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平章蔡琳八沔
分兵由鳳翔經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
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公以
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各持十炬列山上蜀兵疑
大軍至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
都督府事四年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取
重慶公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 上密諭公潛取階文
馳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密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

兵自陳倉犇援巖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困友德立督兵修橋以渡遂拔文州渡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伐山木造百艦以渡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三州日月投之順流而下蜀守者見皆解體艦成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分置塘守兵來援至則公已破其守將向大亨親督勁兵逆擊大敗之拔漢州進圍成都壽以巨象載甲士前戰公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兵躡藉死士數萬高皇引其功切責東諸將所書木牌亦達東

軍遂直前破扼江諸柵進逼重慶明昇降壽等聞之悉
降分兵徇下州邑克保寧執吳友仁第功居首別爲文
褒揚永忠次之湯將軍不與焉明年副馮將軍由西路
出金蘭先率驍勇五千馳趣西涼進畧甘肅手射殺平
章不花至瓜沙州大捷是時師出三道獨公獲全勝而
以主將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復爲前鋒出塞虜聞絕漠
徙去還軍填北平上疏言五事其一請通清河涑水便
漕粟其二宜招撫流民給以種具復三年其三古北等
隘罷民守戍發兵千人代之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
宜給衣糧厚恤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宜有以紓之

上獲允下所司速行尋召還尼 皇太子諸王講武荆

山下與諸微族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備延安伯
顏帖木兒僞請降 上陽召和還留公以誘果入寇大
破擒之 上將取雲南命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

城郭善關梁因兵威撫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
獻馬五百虜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出塞
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爲征南將軍率左
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騎步三十萬討雲南 上

親餞龍江諭以方畧受命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
由永寧越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

定克之羅鬼犴狍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
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
用沐英策大破擒之遂平曲靖自率衆構烏撒藍將軍
趨雲南梁王走死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
皆遁將城烏撒蠻大至故持重不戰老之忽鼓士騰奮
大破其衆城成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克可渡河于是東
川烏蒙芒部皆降 上諭公梁王尚在靄翠不降雖有
雲南亦難守遂進兵至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
宋故事降印頒曆順修職貢永爲藩服公怒拷其使諭
速降明再上書曰善關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

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梁王分土自古平天下易乎
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
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
將軍悔晚矣公大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斬之分兵取
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些和泥平緬悉降
靄翠宋欽皆出降獻梁王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于京
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公會沐英進擊而
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七月大破蠻兵斬首三萬
餘與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搜其潛匿悉殺之十
六年元普顏篤先不花據鄧州復叛公自七里關回軍

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雲南悉
平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設寅諸司大
小相維事遂大定 詔公等還京獨留英填之進封穎
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于誥及世參加賜米千五百石以
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于金山
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公鎮撫尋命部諸降將
還京討平廣西反者東川蠻復叛往討并討叛酋阿查
皆破之還命與諸將駐兵湖廣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
蠻之叛服不常者尋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悉
收其部落踰黑嶺至鎌子海窮熊皮山而還召歸加賜

遷歸其故園田于歙

上引公僥休事論止之再遣練

兵備邊復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

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

宋公往北平山西備邊聽秦燕二王節制二十七年十

一月暴卒二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護金吾所

鎮撫

先是

藍玉誅

友德

以功名

內寵

定遠侯

王

勳

謂友

之會冬

日召爾

二子

來友

德出

諸士

有傳

上

責友

德不

敬且

上

德出

七首

德提

二子

頭以

入

上

駭曰

何

違爾

忍人

怒分

徙家

屬

中曰

不

過

欲得

吾

父

子

頭

連

東

雲

南

扶

宋

額

二

公

暴

卒

各

書

皆

本

國史

之

妄

有

謗

所

比

癸

亥

入

京

抄

得

名

山

藏

一

書

乃

何

司

空

小國臣傳

卷二

三

匪我所著有前一說及馮公之云司空多聞博學必有
所據且姜例精核不輕信不輕收余既寡陋不曉出自
何書又在事機務匆叙與司空相會頗稀不及細詳論
教願其說駁人耳目不忍舍爲存之而細其行以俟議
者若謂公事則國史詩
則其明又不可例論也 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

正春奏額國公友德宣德侯朝興汝南侯思祖皆雲南
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廟額許之額日報功友德後
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
事中良弼

朱史氏曰額公有宋公之功而無其過乃三數月中相
繼暴卒并停襲封若曰 高皇末年疑忌殺戮則防其
父可耳何以廢其子世間奇偉人遭此氣運功成身死

總只一死雖死猶生或兵或糧不妨明言以志 聖人
之失而寂然不著本末謂有所諱與畏則韓涼二公不
啻詳言謂可畧不必細書則一代大功臣生死之際豈
宜草草此秉筆諸公不得辭責而尚論者動曰寬仁大
度曰愛惜功臣此只可論本心不可論作用 聖祖如
青天白日其心天心也其威天威也欲殺便殺殺之不
當亦多自悔未嘗一毫掩飾至于文人體面話頭尤所
厭聞決不任受何事曲爲之辭獨借公之沈寃進不得
聲于廟廊退不得寫于典籍雲南一祠殊覺荒寂至今
山陝浙閩之間傳姓者皆引爲遠祖理有之未可盡以

為妾也

卷之二

三

韓國李公

公名善長字百室定遠人有志計讀書繼持文墨幾事
高皇略滁陽善長進謁 上謂里中長者禮之收爲掌
書記屬曰倉卒聚兵人自爲心又謀士持案牘多毀惡
諸將以致敗事調之如一是在平時密啓此儒者事汝
能任之吾事濟矣善長受命朝夕與密謀諸將有來歸
者悉其本末言于 上復爲 上布款誠而中有以事
力相弼戮者委曲調護人皆安之一日 上從容問曰
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
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

暴視秦尤烈以故羣雄翊奮土崩瓦解 主公濠產距
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
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
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君可當張良蕭何乎
對曰良智許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若供給饋餉
或可效蕭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
良者幸以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才願善長不能
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
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年滁陽王疑 上奪
其還孤善長不應 上曰此吾父也安得解於不肯應

滁陽既及 上填和陽元衆猶盛 上自畧地收兵善
長以一隊守坎元兵來襲設伏大敗之 上聞甚喜曰
不謂儒者乃辦吾事方謀渡江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
安等以舟師萬餘請降 上曰天贊我也既渡泛牛渚
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命善長置榜諭士卒擄掠必
斬 上自稱大元帥以善長爲府都事巴克建康取鎮
江與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軍機進止章程賞罰皆佐
處分 上益禮任之擢行中書省叅議師行必留守轉
調兵餉安輯居民 上爲吳王拜右相國請立茶法洪
都鑄錢設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裁取有衷民不困而

國用足 上與諸將議伐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
饒苦積請緩之 上不聽卒用徐大將軍言先取淮當
時李濟尚據濠州善長以書招降之既平浙西與鹽法
力請 上卽帝位 上曰常笑陳友諒甫得一隅黃屋
左纛自雄未幾殞滅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應自
有時毋庸汲汲士誠就縛以勞封宣國公資賜如大將
軍吏百官制始尚左善長爲左相國 上嘗謂羣臣曰
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
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乎者賴諸公力一旦舉天下
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忘遠慮

漢中興善長與大將軍謀反及徇東而謀亂事上
愆元政縱弛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
已甚乎因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
裁定律令復率羣臣勸進三表乃許進卽位儀 上御
新宮歸功臣下告于上帝皇祇有帝賜英賢爲輔之
語戊申正月 上卽皇帝位一切冊典皆充大禮使改
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
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閉
何中書令也于是議置東宮官屬卽諸勳德大臣兼之

以示父子爲一廷臣事之亦如一絕嫌間之疑命兼太子少師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居守者

三月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監修元史奉 詔編 祖訓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優恤死事者家屬事無鉅細悉委與中丞劉基右丞楊憲謀而行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解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左丞相歲祿四千石世襲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

一死詰詞比之蕭何時大將軍爲元功位猶居次善長
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劾叅議李飲冰楊希聖黨之與
中丞基爭法而詢上方獨斷事寄如故而言不盡行
且厭之矣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及佃戶踰年督
建臨濠宮殿賜以牢醴茗粢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
地論善經畧毋使失所凡留臨濠者數年握其第存義
太僕丞義二子伸佐皆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
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初定婚禮公主修
婦道甚脩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札善長因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

安祺六日不朝宜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
論法父子皇恐謝罪 上赦之善長在 上前凡事不
先發時爲小人覆過或時譴訶不當罪強爲對 上以
爲柔奸嘗賜勅曰爾太師善長昔嘗擾攘挈家舍皇謀
生無所朕時帥師滁陽爾迎于道朕待爾腹心用如手
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朕置不問遂成命世之英
今無謂朕忘乎朕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年雖邁精力
可爲何至此小吏在功臣資昏定擬說辭符奏國有定
律奏對不寔者杖心欺者斬卿欺矣然大封有誓免爾
三死今削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戒庶有嘉貞

後以不悛復勅責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凡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
工洪武十三年勅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獄
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
福旣數以事見督皇恐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
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先與存義謀後告之善長
善長始大驚不聽已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
地王太師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
又旬日惟庸過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
人不得聞但遙見頽首而已惟庸遂與倭通俾以精兵

寓貢船狹許皆上而掠庫兵入海事發上乃賜惟

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

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識善長兵間善長年

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上公

女女其子此吾後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止誅存義併赦

佑尋召埋臺事頤文臣贈封廢牧例十五年河南水命

祺賑濟善長復請老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勛臣五

十七人善長居首又二年善長年七十七嘗欲營第宅

從信因公想假幣至三百人役亦探得上旨獲管曰

善長居首又二年善長年七十七嘗欲營第宅

皆蒙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而永昌侯監玉
破虜捕魚海兒獲其遺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于虜者
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下鞠得績往來沙漠私書有善
長手蹟廷劾當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于
是御史再論劾善長捕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爲寧
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反謀定善長遺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
金帛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螭桃鬪善
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
殿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

矣吾欲幽宥佑伸死以慰大師心何如羣臣固言善長
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
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以禮葬之
卹其家都尉公主徙江浦都尉卒于永樂元年二千茂
指揮會事芳鎮撫孫恒倅襲恒生城墮城生宣宣生
嘉靖中錄絕封收文資世襲七品其餘猶居金陵聚寶
門外善長死之明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
搆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得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

其後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授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

長之子麒麟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
爲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
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
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弁州外史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
之卽善長功胡能比蕭鄴侯哉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
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
不惡人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
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令自盡
以禮葬恤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

其初獄抑何駁勝少澤也。是之十載而後發發之後一
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
用之疏可味也已。

朱史氏曰韓公之死王國用一疏發揮明切。高皇亦
無辭以解然止論韓公之地位未究當日之事情也韓
公有心計而無遠識觀其料張士誠一節便可槩見既
以布衣特起佐平天下高貴已極耄且勸勤而高皇
益振厲法在必行雷霆時擊。上之恩既不勝其威而
摧折甚多下之懷又不勝其懼韓公久居班首屢旨切
責奪祿甚曰欺可斬危矣日岌岌焉憂及身家徇弟姪

之言密通惟庸爲脫死計應亦有之要之惟庸以黠才
偶當上意而奸僞情狀傍觀豈不了了伯溫顯與之
抗中山屢爲之言而我以姻故相暱此豈腹心功臣善
自保全之策乎昔蕭何常識韓信矣身追之自亡命立
拜大將特達之知千古無二然鍾室之斬卒給之使入
蓋古人一心爲國識大計如此並稱三傑抑有由來使
何以舊恩終始與信綢繆恐其辱決不止械繫而王衛
尉亦決不得以一言動漢祖之聽今韓公籌軍食輯和
諸將誠可比蕭何而其知人則遠不及雄厯識景濂不
能識伯溫而歸宿乃貿貿于惟庸之邪說舍曰舉發而

又此焉惟庸族矣第且坐死矣猶徘徊觀望遲之十餘年迫而引決總之是世味中人排風雲履盛滿不制而敗終屬可憐溫陵嫂罵儒者顯爲上上人說法而乃以辭爵分祿責韓公以隔靴搔癢詆國用此豈其聰明之極真可抵掌千古者乎

僉事王公

公名濂字習古定遠人父子良敏給多智定遠令愛之俾爲書佐辟河南行省掾濂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

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歎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瀕
毫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爲萬夫長至
工部尚書非其好也又度必無所成聞 上克金陵乘
間挈家南渡時李韓公其婦兄也在 上左右丞言之

召見遂詔爲執法官悉心詳讞務協于中活丹陽令白
齊應天知府王子謙 上深簡注陞爲中書員外郎遷

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蠹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
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 詔求直言歷

述災傷病民竟爲之罷征俄得疾家居洪武三年卒年

王濂誠力其王佐

材今捨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腑亦安所托後善長坐事
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景濂相善
或共論議或掀目吐氣指方畫圓滾滾數千言不休臨
大事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面折人過性又慈
惠在戎行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
甚衆事親曲意承顏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
伯驥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
虞世南書以才爲鎮撫

參議權省事 公

公名麒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畧 上在臨濂引

兵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麒麟謀招健兒屯
守扶縣尹某爲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麒麟獨
扶尹來降 上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麟獨降非有謀
者不能留與飲食善征討之事密謀曲算甚當 上意
禮遇甚隆旣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並
掌晨昏曆以指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
上以始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護滁州倉旣渡江克
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還陞爲郎中是時 上左右
唯公及李韓公凡政令輝簡羽檄皆二公相與協贊之
及建康下陞爲參議官戊戌冬 上親征婺州權署中

貴有軍事大將志養委任使病卒 上親爲文與鎮淮橋
而祭慟哭良久直至塋所視其下棺始還子驥時僕宿
衛伴就儒師學 親自訓督命爲管軍千戶大兵征漢
鄂定襄丐下吳興俱從征有功 上卽帝位擢親軍指
揮軍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驥帥
師討平之倭奴寇浙東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
級進會大都督府事

宋史氏曰：「皇祖萬古一君也。黜臣首徐中山，諫臣首劉誠意。似是天造地設，不可移動。溫陵獨以陳靜諫歷誠意之上，人情好異，何所不至。然考靜諫召見時年方弱壯，非秦元之篤老比魯爲教官，亂而退隱，非輕世肆志者比得遇。聖主叅幃帷，受差擢衆賞賜，非洗耳投淵，果于忘世者比。其決于辭官辭而皇祖亦不力強。此其人本末可知。始爲元之所薦，旣又合薦陳文輝，博得飛龍在天一書聲氣學問自是儒者一派。然汶輝辭于始，應于後卒，以迂滯投金水橋以死。」

見國朝卷靜諫遊

死非避官也。當日與王景象得此數人，點綴自負，先天

學王佐才未肯即執臣禮 皇祖因而風厲待之非三
 餘非四皓外不失尊禮之名而內收素餘嚮用之實豈
 與用事諸臣謀功實分高下哉始事草創仕隱都不可
 著則收之李韓公之後而已

飛龍在天書

王師東渡之日士民仰戴之辰忽得翰音不勝舞踏夫易之九五飛龍在天羣者謂

剛從中正以若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其
 家占如此其義亦既彰矣公以此為問請贊其旨蓋龍
 本神靈聖人之德入於不可知者人中之龍也蓋惟不
 飛則已一飛則為風雲而天下萬物為之浮浮矣聖
 人不作則已一作則覆英傑而濟羣生萬國為之熙熙
 矣故易以龍象聖人而以龍之飛在天象聖人之作而
 在位也古今凡幾變世道凡幾新以龍德位天者幾見
 哉俾觀俯察始畫八卦為萬世圖太平者伏羲氏之龍
 飛也於農制禮始通貿易為萬世開衣食者神農氏之
 龍飛也黃帝堯舜禹湯也至天寔而治龍斯飛矣片湯文

武亦龍也以禮樂爲化龍斯飛矣由百世之後等百世
之王飛龍在天僅有教主降是則有德無位龍矣而不
飛也有位無德飛矣而不能也龍而不飛者孔子是也
其所抱負昔月而可三年有成後來動和之神豈下於
五帝三王而不位乃潛天下所以春民也若乃飛而不
龍者不可勝計夏自啟仲康少康帝世教主之外后十
二君商自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庚殷賢君之外
凡二十一君周自成康懿宣敬主之外凡二十四君秦
魏列代姑置勿論兩漢凡二十四君可稱者七創耳唐
二十一君可稱者三宗耳宋十八君可稱者亦止五六
昔耳求其足以克飛龍之號而允爲皇極之主者則未
也是果天地之氣運自盡而衰猶人之自少而老不可
以力爲乎不然何上古迭興而寥寥於後世也或謂聖
人作易以範天地人物之數陽盡則一陰盡則二以
天地間治日常少氣日常多故聖賢不世出噫有是哉
陽一陰二象奇偶耳元氣流行乎寒暑晝夜者自開闢
至今無一時不得其平乃于人類世運則獨能于陰而
之乎陽豈常理耶天人交勝君子不謂命書曰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太甲嘗覆典刑怨艾一新遂
爲百世令主人品何常之有宋太祖不由師傳淵閣重

門教諸三代後無此音響殆有平平蕩蕩氣象故朱子
謂其直與堯舜之心合是真有聖人之資使君子得際
其時以爲之輔三代下又嘗見一真龍乘矣奈時無王
佐有孤二侯爲生真主之意情哉神宗不傾心向程而
無心安石則又失之悠悠宇宙吾不得見之歎且五百
年又始有今日龍飛而吾士君子所以致若爲堯舜者
果何以哉大抵有蓋世之道術斯有蓋世之功業筆龍
點雨上之決非尋常濶介所能辦也唐有魏徵恥君不
如竟以諫諍爲已任志亦高矣然堯舜共君諫諍云
不豈宋范希文第一等人物考其立朝大節用善而根
本嚴密亦少見蓋堯舜其君其權與在自正區區頓
古今所以不古者正以此一部書不見效於世耳今日
予所以此自新使大學本領工夫實見於吾身則格心
事予在是吾若果能用之大則爲五帝三王次可爲太
甲武王不迭鮮欲云云皆苟而已然正君非難正己爲
難使爲於己未如吾意何望天下事盡如吾意君臣相
與爲善者難矣夫有表裏裏者某謂前史或臣有致
不

虎聖人作萬物觀正表君子匡濟之
期堯舜君民之日何幸恭釋其虛

公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受
山南行臺侍御史會兵孔達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
追大將軍達下鎮江上謂達曰其地有秦元之者身
碎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
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
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妻陳偕來上親至龍江迎
入時上寓王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公盡
言無隱既而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公西門外用
爲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間

答左右皆不知 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生日 上與
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
從子澤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
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
命有司厚卹其家同時建康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
行 上入城以禮延諮詢政事號曰三老敬重之時
傑士退隱者甚多無不聞風自忖思佐成大業矣

葉公

葉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
十莖之學 上旣取太平仰鏡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武事一綱三目策一綱者先定規模北絕李察罕之招
誘南并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
地卽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
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三目者一取張九四
圍平江擣巢穴用鎖城法困之爲上策取紹興進兵杭
州略湖秀攻平江爲次策二取溫台慶限以歸順之期
不則興兵脇以必從三取福建先遣辯士說之不則進
兵一自溫處入一自海道夾攻福州必拔移兵兩廣可
傳檄而定凡千餘言 上奇其言留用之力辭賜金幣
歸

朱史氏曰城可鎖乎葉布衣之法謂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是矣然兵無常形不得已至于圍城豈一法可定而日後圍常州姑蘇慶陽三大役皆用此法雖曠日持久卒收全勝豈一布衣言之 開天之君臣守而行之噫是有數焉

以江之始兵力未裕常州時有閉合以後兵至二十萬

外 與 人 之 心 也 然 不 然 以 友 諒 南 昌 之 勇 更 盛 可 以 立 存 也 不 待 似 何 以 卒 至 退 兵 敗 滅 耶

靜誠陳公

公名邁字中行仲行一日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

建康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邁資稟純粹識度超遠
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
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 高皇
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以書聘之曰子因胡
元人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
流亾天命歸子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
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恒側席以

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
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
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
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
起倘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數陳遠畧
非欲奮爪牙以顯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
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與其
發光欽迹以全已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俟車塵起
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馳人見與語大悅稱先生
真不吝者其詳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 上印

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卽帝位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不受乃賜肩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甚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及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
詭力爲救解每從寬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者來帶
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
圖報效 上悅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
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
二 上震悼不已諭祭賜葬鐘山祖塋之次 上所賜
詩文翰墨甚多并公所著述嘗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
見世德錄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公侍 上
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